

日落莫高窟

下
卷

王登渤

姚运焕

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日落莫高窟

下
卷

王登渤
姚运焕
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下 卷

第十章	323
第十一章	375
第十二章	441
第十三章	501
第十四章	555
尾 声	609

第十章

1

这一阵子，甘肃督军罗邦汉的心情大起大落，忽好忽坏，接踵而来的几封电报让他极其烦乱。

先是新疆督军谷达云，他在电报中拉出了一副谦恭、诚恳、处处为甘肃着想的姿态，又是承诺，又是表明心迹，同时在经费方面也是姿态甚高，每一句话都让人无法反驳和拒绝。看到谷达云的电报，罗邦汉既哭笑不得，又感觉是吃了个哑巴亏，有苦倒不出。明眼人都知道，谷达云明明是想尽快把阿连阔夫这个包袱或者说是这股祸水推出去，但又把话说得天衣无缝，滴水不漏。作为同僚，罗邦汉也不得不佩服谷达云这套手腕，他简直把官场游戏玩到了极致，令人奈何不得。虽然对谷达云的做法，罗邦汉心知肚明，但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只想尽快让阿连阔夫这几百号人马通过甘肃，礼送出境，也就万事大吉了。加之，谷达云在做这样的安排时，先说通了徐世昌。大总统接着发来的电报也是这样明示的。所以，罗邦汉的最初打算就是按照徐世昌和谷达云的意思，尽快让阿连阔夫通过甘肃。当然，这必须是以阿连阔夫不在甘肃生事为前提。至于谷达云提出的花费问题，罗邦汉当然是照单全收，一再给谷达云和徐世昌发电报，力陈甘肃财政的困窘，让尽快下拨款项。但同时罗邦汉也作了最坏的打算，那就是都答应得好，但最后还是落不到实处，让甘肃垫支。即便如此，罗邦汉心里也认了，只要阿连阔夫这一伙人能够尽快地平安通过，损失一些钱财，他也认了。

这样的打算，也不是没有道理，作为袁大总统时期的旧僚，他知道徐世昌这个文人总统手里究竟有多少实权。张作霖、段祺瑞、吴佩孚这些地方势力派没几个会听命于他这个大总统的。他的号令，在这些人物眼里，可听可不听。还有，南方孙中山这些革命党，更是以推翻他为目



标，一直在四处活动，徐世昌大总统的宝座没有一天是安稳的。所以，罗邦汉对徐大总统也没有太多的指望，心里面做好了打掉牙往肚里咽的准备。

然而，令罗邦汉没想到的是，徐世昌朝令夕改，在令他做好让阿连阔夫通过甘肃前往北京的电报发出不久，又接二连三地来电报，让他务必将阿连阔夫和他的部队暂时安置在甘肃，不可让其继续东行。电报的口气一次比一次严厉，根本不容罗邦汉推辞和辩解，这就不能不令罗邦汉恼火了。抗命，罗邦汉还确实没有这个胆子，也没这个实力，可就地安置这几百号俄国旧党军人，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这让罗邦汉伤透了脑筋。原先那些想法乃至最坏的打算，包括舍财保平安的想法，在这一刻，都用不上了。他必须要面对徐世昌的命令，妥善安置这些俄国佬了。

其实，徐世昌也难。

本来他想按照国际公法，在阿连阔夫解卸武装之后，将他们一路送到北京，然后按照他们的要求，在天津让他们出海去第三国，这不过就是按照公法接待一批战俘或者难民而已。然而，就在做出这个决定，阿连阔夫他们已经开始启程之际，一切都不再由徐世昌掌控了。

先是与甘肃毗邻、又是阿连阔夫东行的必经之路的陕西，陈树藩和陕西督军阎相文大打出手。陕西已然不靖，督军署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驾驭，在这种时刻把一支外国军人投向陕西，无疑是一步险棋。再者，盘踞洛阳的吴佩孚，日渐坐大，实力不可小觑。可要命的是吴佩孚始终都不承认他这个大总统，他也不借路给这群俄国佬，徐世昌的任何命令在吴佩孚那里都如同一纸空文。再有，虽然在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后就力倡南北议和，可明眼人都知道，这不过是徐世昌的一个手腕而已。徐世昌的真实目的还是要联合与他有僚属部下之谊的直、奉将领以及盘踞桂、滇的军阀，形成表面上的统一，并以此来排斥南方的孙中山和北方的段祺瑞，达到以文辖武，废督裁军，来巩固他大总统的地位。这多少有些一厢情愿，或者说是异想天开。当时北京的一家小报，曾以征集下联的方式，来讽刺徐世昌倡导的所谓南北议和，开出的上联是：“北有东海（徐世昌别称），南有西林（岑春煊字），看这两个东西，如何调和南北？”言语之刻薄，也足以说明徐世昌的南北议和不过是一枕黄粱而已。

这种情况下，徐世昌的大总统的位子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最令

徐世昌为难的是，中央财政已经空虚殆尽。最近一个时期，徐世昌收到的电报，内容最多的就是各地要钱要饷，可他哪里能够拿出这笔钱呢？别的不说，就连他直接管的国务院、陆军部这些要害部门，都已经欠薪好几个月了，一些小衙门最长的已经欠薪将近一年。这几天，北京八个学校的教师为了讨薪水，正在教育部门前静坐示威，他也毫无办法。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，徐世昌确实再没有任何心思和气力去管这些俄国人的事了。所以他只好命令罗邦汉先就地予以安置，待局势有所转机再说吧。

连徐世昌都为难，罗邦汉就更不好受了。

他找来督军署的秘书长钟云逸，两个人商量来，商量去，也没什么别的好办法。最后，决定让钟云逸担任处理此事的特派员，前往安西，全权处置安置之事。做出这样的决定，罗邦汉心里还是有一点底儿，那就是酒泉肃防司令张建候毕竟是自己的心腹，对自己的话，张建候会不折不扣地执行。

罗邦汉和钟云逸在商量安置阿连阔夫这些俄国旧党军队的地点时，两人不谋而合地想到了一个地方，那就是敦煌莫高窟。

这一切发生的时候，阿连阔夫和他的阿尤古斯军团已经在前往甘肃的路途之上了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就在他向徐瀚言说自己将要与莫高窟擦肩而过时，命运却将他和莫高窟连在了一起。

同样没有想到会将这批俄国旧党军人安置在莫高窟的，还有邹季南。

2

在接受了罗邦汉委以的使命之后，钟云逸便马不停蹄地赶往安西。他必须要在阿连阔夫到达之前，将罗邦汉的指令贯彻下去，同时向来到安西的阿连阔夫宣布这个变更了的决定。

在酒泉，当钟云逸把罗邦汉的决定告诉张建候之后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张建候一口应承了下来，而且连连夸赞罗督高明。莫高窟几百个洞子，都可以遮挡风雨，供人居住，这的确可以省去许多事，至少不用再为这几百号俄国佬寻找驻地或者修建营房了。多少年来，这些洞子本来也是香客和牧人以及过路行人的栖身之地。将这些俄国旧党军人放在四周都是沙漠的莫高窟的洞子里，也便于监视和管护，一石数鸟，确实不失为



高明之策。

想到这里，张建候说道：“罗督军此举，确实是深思熟虑，而且对属下所辖之地了如指掌啊！”

钟云逸思忖片刻，不无担忧地说：“张司令理解罗督心思，实在令人高兴，只是不知你的属下是否也与你一样，照此执行呢？”

张建候不假思索地说：“敦煌县长陆甫澄为罗督军一手提携，深受罗督军恩泽，他不会心存异志，当唯罗督马首是瞻。巡防营是本职属下，难道还会抗命不成？”

钟云逸点点头：“司令大人既然有如此的把握，我就不担心了，罗督军交与的使命至少已经完成了一半。”

张建候不解地问道：“为何是一半？难道……”

钟云逸说：“此事阿连阔夫并不知晓，他们是否会俯首听命，在下没有任何的把握，弄不好，还会有些波折和麻烦。”

张建候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一群缴了枪的流寇，还能弄成什么事？”

钟云逸摇摇头：“你有所不知，阿连阔夫绝非等闲之辈。据卑职所知，此人在俄罗斯名声甚大，其麾下之兵马最多时有数万之众，而且极善作战，俄国新党都多次败于他手。新疆谷达云那里，虽然因计划周密，没有让他们在古城举事成功，但此人一向桀骜不驯、骁勇善战，不是个好对付的人。否则，新疆方面也不会急于把他们推到我们这里了。”

张建候还是没有掂出钟云逸这些话的分量，说道：“实在不行，就来硬的，逼他就范。”

钟云逸：“来硬的，你又硬在哪里？就靠你手下的那几个县的巡防营？姑且不说他们的战斗力如何，装备如何，光吃空饷、抽鸦片的又有多少？能行吗？这些你我都心知肚明，就别往台面上说了吧。”

钟云逸的这番话，把张建候给噎了回去。他知道钟云逸说的是实话，他对手下几个县的巡防营的实力可谓了如指掌。上次进山围剿史晋康，他也是亲自领教了的，除了邹季南的敦煌巡防营，下剩的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。可他又不明白，就算自己手下是一群窝囊废，可这些已经缴了械的俄国佬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。虎落平阳遭犬欺，落架的凤凰不如鸡，真的要动起手来，还不一定谁赢谁输呢。

就在张建候心里盘算的时候，钟云逸已经露出了倦态。他接连打了几个哈欠，说道：“时辰不早了，明天咱俩还得往安西赶，都歇了吧。车

到山前必有路，到时再看情形吧！”说着，又是几个哈欠。

张建候明白了，钟云逸固然是一路劳顿，但更多的是烟瘾犯了，他必须在这个时候去过把瘾。明白了这一点，张建候也就知趣地从钟云逸的住所里退了出来。

第二天，钟云逸和张建候带着一队随从，一路向安西赶来。

因为事先接到了通知，安西为钟云逸的到来做了些准备。

县城外的官道两旁，左公柳夹道而生，郁郁葱葱，这是当年左宗棠西征新疆留下的。

对于一路上满眼苍凉的戈壁景色而言，这一行绿色，给人一种欣喜和久违的爽快，相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，这一行绿色至少告诉人们这里有了人烟。

甘肃西部的这几个县都是这样，每个县占据一块小小的绿洲，走出这块绿洲，便是荒凉之极的戈壁滩了。

今天，左公柳下不同于以往，站着一群群衣衫褴褛、面目憔悴、神色木然的乡民。他们手持红绿色的小旗，正在道旁等候。这是安西县长专门花钱雇来迎接钟云逸的。接待督军署来的大员，对于安西小县来说，机会并不多。所以，县长不敢掉以轻心，只是想出的这个办法，却让人感到有些滑稽，甚至是弄巧成拙。

除了这些花钱雇来的乡民，站在官道两旁等候的还有酒泉、敦煌、玉门、安西四个县的文武官员。四县文武倾巢而动，足见事关重大。的确，这次要应付如此多的外国人，而且还是外国军人，这在甘肃这几个县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。这里面，有政治、军事，还有外交，而且此事还惊动了当今大总统，大总统多次直接下令出面布置，所有的人都掂得出此事的分量。这次接督军署电令，聚集安西，几县文武当然知道是何而来，事体又如何重大。至于，钟云逸和张建候到后，会如何布置，各县在这个过程中，又要承担什么责任，能想见的是出钱出粮，不能想见的确实也猜不到。话又说回来，就钱粮二事，也足以让这几个西陲小县的官员们发愁了。几百号人的吃用，外加几百匹马的粮料，这绝对不是一个数字。想到这些，几个县的官员们也都感到心里沉甸甸的，彼此都在打着各自的算盘，在今天迎接钟云逸和张建候的当口儿，大家都沉着个脸，彼此并不过多地搭腔，只有安西的左县长在忙前忙后地张罗布置着。

终于，人群中一阵躁动，有人大声地喊着——“来了！来了！”

只见远处，几辆风尘仆仆的马车在骑兵的护卫下缓缓而来，左县长见状，连忙示意，于是，乡民们开始默无声地摇动着手里的小旗。

马车终于走到了夹道欢迎的人群中。钟云逸坐在车上，掀开窗帘，往外看了一眼，脸上立刻露出厌烦的表情，嘴里骂道：“胡闹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搞这个！”

见到钟云逸掀开了窗帘，左县长连忙凑了过去：“卑职安西县长……”

还未等左县长把话说完，钟云逸便不客气地把话打断：“到县衙再说，你这是出我的洋相！”说完，一把将窗帘合上，不再理会左县长。

左县长遭此冷遇，立刻不知所措，一脸茫然地站在那里。他甚至不明白自己在什么地方得罪了这位督军署的特派员大人。

坐在钟云逸后面车上的张建候，看到前面发生的一幕，立刻明白了钟云逸的意思。大敌当前，这位特派员大人哪里还有心思去享受这份隆重的礼遇，左县长是在弄巧成拙，多此一举。

张建候掀开窗帘，对一脸茫然的左县长说道：“还愣着干啥，直接进城！”

左县长这才想到张建候，连忙跑到张建候的车前，对张建候说道：“司令大人，你看……”

张建候不满地说道：“你呀，也不看是什么时候，画虎不成反类犬。”

左县长略有所悟，他张大了嘴，正想说什么，张建候却不待他开言，便接着说道：“让你的人赶紧散了，马上去县衙。”

左县长领命道：“是！”

左县长正欲走，张建候又叫住了他，“我跟你说的那些东西准备好了吗？”

左县长立刻回应道：“准备齐了。”

张建候点点头：“好，一会儿就派上用场了。”说完，放下窗帘，缩进了车内。

几辆马车在骑兵的护送下朝县城进发。安西县精心准备的欢迎仪式就这样草草收场了。

几个县的文武官员，坐轿的坐轿，骑马的骑马，也跟着那几辆马车往县城里面走。一路上，尽管心里面都在嘲笑左县长，但谁也没有说出来。

到了县衙门前，几辆马车停住。左县长亲自来到车前打开车帘，搀扶钟云逸下车。

此时的钟云逸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，神形俱惫，一路的颠簸劳顿，让他吃不消了。

钟云逸走下车，几个县的文武官员趋前问候——

“钟大人鞍马劳顿！”

“辛苦了！钟大人！”

钟云逸这才有了笑脸，拱手还礼。

人群中的邹季南并没有走到最前面，他也没有说话，眉头紧锁地端详着这位特派员大人。他不明白，督军署为什么会派这样一个人来处理如此棘手的事情，他心里不停地发出着疑问：“他行吗？这是为什么？罗邦汉打的什么主意？”

张建候侧目看了一眼邹季南，主动走上前，向邹季南打招呼：“季南，这一向可好？”

邹季南见到张建候，表情复杂地回应道：“还好！”说着，向张建候行了一个军礼。

张建候亲热地拍了拍他的肩：“走，到屋里去。”说完，拉着邹季南先进了县衙。

钟云逸在一旁应付着众官员的迎接，动作越来越机械和僵硬，他感到这种应付已经开始变得有些勉为其难了。终于，他忍不住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。

左县长不愧是一个精明人，他立刻明白了一切，这就是刚才张建候说的那些东西该派上用场的时候了。

来安西之前，张建候知道了钟云逸的鸦片嗜好，立刻打电报给左县长，让他提前做些准备，免得到时候措手不及。加之，安西本来就产鸦片，这是谁都知道的。刚才两人耳语，说的就是这件事。

左县长走到钟云逸跟前，一边搀住钟云逸，一边替他解围：“钟大人一路辛苦，咱们还是让他先歇息一会吧。”

钟云逸强作笑脸：“老朽了，比不得你们了，请诸位稍候，老朽歇息片刻，咱们再议事。”

众人知趣地散去，钟云逸跟着左县长往县衙后面走去。

路上，左县长恭敬地对钟云逸说：“烟灯早就点上了，请钟大人到后

厅品用，都是安西产的上等货。”

钟云逸边点头边说：“想得周到，想得周到。”

进了后厅，钟云逸便倒在烟榻上。

左县长连忙安排使女们烧烟的烧烟，捶腿的捶腿，在一旁伺候着。

两口烟过后，钟云逸缓缓睁开眼睛，这时他才好像来了精神和气力，夸赞道：“好东西啊。没想到安西能出这等品色的烟土，名不虚传啊。”

左县长恭敬地站在烟榻一侧，逢迎道：“多亏南山那股灵水，所以才能种出这等好东西，我已经准备了一些上等干货，回省的时候，请大人笑纳。对了，我们安西还有一宝……”

精神已经振作起来的钟云逸直接替左县长说道：“锁阳锁阳，唐兵之粮！”

说这话时，钟云逸已经神采奕奕了。

左县长附和道：“钟大人不愧饱学之士啊。当年薛仁贵兵困苦峪城，就是靠锁阳充饥，才大败了匈奴。锁阳可是补肾壮阳之宝啊！”

说完，示意使女，使女马上端上了一盆汤。

左县长指着汤说道：“刚调制好的锁阳益气汤，请大人慢用。”

钟云逸笑道：“老喽！无济于事了。”

左县长连忙说：“管用！管用！据说玄宗皇上就是靠喝我们安西的锁阳益气汤，跟贵妃娘娘讨快活哩！”

钟云逸大笑了起来：“你左县长才是真正的博学啊！哈哈！”

左县长像是遭了揶揄，连忙尴尬地应承：“钟大人见笑了。”

就在钟云逸开始品尝锁阳益气汤的时候，各路官吏们已经开始躁动了起来。

在他们看来，既然你钟大人都如此的不紧不慢，那我们还着什么急？所以，大家有一种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感觉。于是，聊天的聊天，抽鸦片过瘾的过瘾，抽水烟的抽水烟，县衙议事厅里一时间乌烟瘴气，干什么的都有。刚才那种大敌当前、大事临近的紧张感顷刻间便荡然无存了。其实大家的心里和张建候刚见到钟云逸时的想法一样，不就是路过吗？只要不生事，让他们通过不就完了嘛，最多就是费些气力，筹措些粮款罢了。所有的人都不再把这件事看得过重，认为钟云逸此次前来最大的任务就是摊派钱粮，反正都得表示，那就看出多出少了。

在众人各忙各的时候，张建候却一反常态地没有动，他坐在那里，

似乎是在闭目养神，又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，反正横竖就是不说话，别人和他搭腔，他也是三言两语地应付一下而已。

这一切，没有逃过同样静坐在一旁的邹季南的眼睛，他在张建候的神情举止中，感到了一丝阴云。他觉察到，在张建候的心里，一定有什么不便说的想法，但是，他又不能去问。此次前来安西，得到的命令是，俄国旧党将借道安西直去酒泉，然后一路去中原。这样算来，敦煌将幸运地被避开了。但是，张建候对他刚才所表现的那副亲热劲儿又让他敏感地察觉到，张建候似乎有话要跟他说，或者，心里装着什么事。

想到这里，邹季南的脑子里有些乱，他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李雨东，眼下要路过甘肃的这群白俄，曾经为害新疆，他们是不是曾经和李雨东交过手呢？想到这里，他不禁又开始为李雨东感到了一丝的担心。到现在为止，他没有得到李雨东的任何消息，也没见到关于新疆战事的详细情况，李雨东在这场战事中究竟遭遇了怎样的情况，经历了怎样的战斗，自己一无所知。但有一点是可以欣慰的，那就是新疆战事，最后的胜利者是谷达云，眼下要路过甘肃的这批俄国旧党军队是失败者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李雨东应当也是胜利者。可为什么李雨东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的书信送达，也未有任何的讯息呢？要在以往，遇到这种情况，尤其是这股俄国人曾经在新疆驻扎过，打过仗，李雨东一定会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告知给邹季南，并对他有所告诫，有所叮嘱。可这一次却极其反常，李雨东就像蒸发了一样，没有任何消息，想到这里，邹季南的心猛地往下一沉。他眼前再一次想起李雨东出关前，两人在嘉峪关前分手时的情景，莫非，李雨东的话真成了一道谶语？邹季南心生无限感慨，为李雨东，也为自己。

眼前这些官吏的状态，令邹季南产生了无限的悲凉，甘肃官场的黑暗，吏治的腐败，逼得李雨东在近花甲之年，远戍新疆，自己也只能偏安于敦煌小县。纵使你有千般抱负，在这潭污泥浊水之中，也会感到有一种力量在牵制你，扼杀你，让你喘息不得，施展不得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立志推翻甘肃现政府的史晋康反而是对的，他的理想是正确的。所以，自己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，毫无疑问，也是对的……

就在邹季南游走在烦乱的思绪中的时候，过足了瘾、养足了精神的钟云逸终于出现在了县衙的议事厅，这意味着，大家此次来安西，才真正地进入了正题……

议事厅里，随着钟云逸的姗姗到来，各县的文武官员都正襟危坐，听钟云逸传达罗邦汉的意图，并看他如何安排布置接待俄国旧党军队之事。

此时的钟云逸像换了一个人，他容光焕发，一路的风尘和疲态也一扫而去，眼睛也发出了光亮。

钟云逸落座后，先是扫视了一下在座的诸位，仔细打量了每个人的模样。因为刚才实在是穷于应付，被烟瘾闹得难受不已，根本顾不上这样做。现在， he 可以从容地拉出特派员的架子和威严了。

钟云逸说道：“诸位，蒙罗督军厚爱，云逸担负接待俄国旧党特派员重任，深感责任重大。在此，诚祈地方文武鼎力相助，共维边局。”

陆甫澄接过钟云逸的话，不无奉承地说道：“区区几百残兵败将过境，小事一桩，何劳大人千里迢迢亲临迎迓？”

陆甫澄说这话时，心里是有盘算的。他十分清楚，这次俄国旧党军队只是路过，而且按照常理，是不会经过敦煌县境的，所以他把这事看得比较轻松，一副站着说话腰不疼的样子。

邹季南听到这话，心里却不是很舒服。因为事情绝非陆甫澄这样可以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，说不定里面还有许多的变数乃至凶险。

他不满地瞪了一眼陆甫澄，这眼神恰巧与陆甫澄接上了，陆甫澄见状，也就把身子向后一缩，不再开腔。

钟云逸也看了陆甫澄一眼，他不露声色地说：“诸位有所不知，情况有变啊！”

众人闻言，都竖起了耳朵，陆甫澄沉不住气，“噢？！”了一声。

钟云逸接着说：“顷接徐大总统和陆、参两部电谕，俄旧党军队原拟取道甘肃出海，现因内地战争频起，地方不宁，该部暂时不宜进关东去，徐大总统责令甘肃于嘉峪关外择地暂时安置。”

这个变化，是在座的各位做梦也不曾想到过的，而且这样的变化马上使事态变得严重和复杂多了。一班文武深感意外，面面相觑。

左县长一下子傻了眼，因为俄国旧党军队离他最近，说话间就要来了。可一下子从路过变成安置，或者说是驻扎，自己正处在首当其冲的位置，这岂不是要安西好看吗？

他想到这，立刻回应钟云逸的话：“这个变故可是非同小可啊。俄国旧党败军，虽说已经解卸了武装，但是他们久历欧战沙场，皆百战枭雄，桀骜不驯，曾经贻害新疆，屡生战事，今若滞留嘉峪关外，终是甘肃心腹大患。”

左县长情急之中，也一反刚才的卑琐之态，把话说得头头是道，而且不无道理。

众文武闻言纷纷低声耳语，表示附和，场面变得有些嘈杂。

张建候见状，连忙咳嗽了一声，让场面安静下来，然后说道：“诸位，别急，让钟大人把话说完。咱们虽为边陲氓吏，规矩还是要讲的吧。”

众人听到张建候带有训斥意味的话，都不作声了，把目光继续投向钟云逸。

钟云逸清清嗓子，接着说道：“左县长的话不无道理，原先老夫也是这么想的。来者毕竟是一伙军人，是一支队伍，虽然解卸，但不能说已经就是一群没有任何战力的羔羊。左县长的担心也正是罗督军的忧虑所在，可是罗督军迭电大总统，力陈甘肃碍难安置的情形，未蒙大总统允准，而且，口气极为严厉。这些话本不当说，既然大家同为罗督军属僚，又心忧甘肃平安，所以我不妨把话说到明处，现在看来，我们也只能从命了。”

钟云逸在说这番话之前是动了脑筋的。他知道，要让这些每个人心里都有小算盘的文武官员俯首帖耳，单靠他的说服是不够的，把罗督军抬出来也是不够的，只有把徐大总统推到前台，而且有效地去保护罗邦汉和自己才是万全之策，也才可能压制住这帮地方父母官。

钟云逸的脑筋是动对了，他所采取的策略也起到了作用。

左县长的话大家都认为是言之有理，而且罗督军和特派员也是认同的，站在甘肃地方的立场，罗督军也是尽了力的。但是徐大总统不买账，又能怎么办，总不至于抗命抗到大总统那里去吧？所以，听完钟云逸的话，大家都不吱声了。

左县长的心悬得更高了，他生怕罗督军将这伙俄国佬安置在安西。因为，安西是首当其冲的必经之路，俄国人也就要到了。

他惴惴不安地试探道：“请问钟大人，既然大总统的命令难违，那么安置何处的盘子，罗督军心中又是如何想的？”

左县长的话触及了问题的关键，这也是此时大家最为关心的话题。



而且，现在看来，钟云逸此次前来，最重要的使命也就在这了。

大家的心都悬了起来。

没想到钟云逸却卖了个关子，把皮球踢给了左县长：“左县长，你看呢？”

左县长一下子急了，他感觉钟云逸是在故意卖关子，心里面想的就是要把这帮人安置在安西，这也符合常理和一般人的思路。

他索性把话说明了：“我们安西地瘠民穷，兵不足额，恐怕不会是首选之地。”说这话时，左县长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式。

左县长抗命的样子，让其他人也不敢多说了，场面登时冷落了下来。

钟云逸没再理会左县长，他略作沉吟，把脸转向了陆甫澄，“陆县长，以你之见呢？”

陆甫澄没有领会钟云逸的意思，他以为是让自己为刚才左县长的冒失说上几句，也好给钟云逸一个下坡的台阶。他和左县长的判断是一致的，认为就是要把俄国旧党军队安置在安西，所以他直接回答道：“甫澄历来唯罗督马首是瞻。”

张建候听到陆甫澄的话，立刻夸奖道：“甫澄在这种时候依然忠心不改，不愧是甘肃之栋梁啊！”

陆甫澄听到这话，感到心里很受用，而左县长却听出了话外之音，他沉着个脸儿，不吭声。

张建候接着说：“为下属者，当为长官分忧，遇事当理解长官之难处，勇担责任，这才是为官之道，亦是为官之德。”

有了张建候的这一番铺垫，钟云逸感到很舒服，他觉得是到把话挑明的时候了。他再次把目光投向陆甫澄，“陆县长，安置敦煌，可有困难？”

听到钟云逸的话，其他几个县的文武官员都松了一口气，只有陆甫澄暗暗叫苦，刚才的表态，无疑让自己跳进了一个提前预设好的圈套，或者说，钟云逸和张建候乃至罗邦汉就在等他这样的表态。陆甫澄恨不得扇自己一个嘴巴，这下好，连退路都被自己给堵上了。

陆甫澄待在了那里，他不知该说什么，他求援似的看着张建候，没想到，张建候的目光却是直勾勾的，是凶狠的。

陆甫澄一下子软了下来，他只能将错就错，打掉牙往肚里咽了。再说，这样的决定是出自罗邦汉，自己敢违抗罗督军的命令吗？想到这里，

陆甫澄觉得与其被动接受，不如把话说得冠冕堂皇一些。

他挺直了身子，冲着钟云逸说道：“为国际人道、外交信用计，卑职以为，敦煌四面沙漠，人烟稀少，易于防范监视，我想安置敦煌，当无妨碍。”

陆甫澄的话让其他几个县的官员们感到可笑。明明是接了一个烫手的山药，还在这里打肿脸充胖子，但是，既然人家已经接了，事不关己，也就别再趟这潭浑水了。所以，陆甫澄的话说完，大家都不说话，面无表情地看着钟云逸和张建候。

钟云逸心里一阵暗喜，没想到陆甫澄会如此痛快地欣然领命，原先的担心和准备好的一肚子话，在这一刻显然是不必要了。

他赞赏道：“好！勉顾边局，理当义不容辞。陆县长一片忠心，可勉可嘉！”

在钟云逸看来，事情就这样定了，自己此次前来安西，使命至少已经完成了一半，下面就是如何让俄国旧党就范的事儿了。他略舒一口气，身子也靠在了太师椅上。

这时，张建候突然把目光转向一直一言不发的邹季南，问道：“季南管带，你看呢？”

邹季南显然有话要说。刚才眼前发生的这一场官场游戏，已经让他忍无可忍了，他几次想发作，但理智一直在压抑着他，但心中似乎有一股怒火在燃烧。陆甫澄一味地逢迎，已经到了近乎无耻的地步，将这样一群俄国旧党军队安置在敦煌，后果究竟如何，会生出怎样的变故，谁可以预料？对方虽然已经解卸了武装，但他们毕竟是一群军人，是一支队伍，一支曾经祸害过俄罗斯和新疆的军队。他们的现状如何，心里想的又是什么，谁可知晓？在新疆，他们挑起古城战事，目的就是为了配合蒙古，实现复国之梦，现在这个梦想难道就熄灭了吗？在一切情况都不清楚的时刻，就贸然表态，岂不是视大事如儿戏？邹季南心里越想越气，越恼火，也越担心。本来他就有话要说，现在，既然张建候征询他的意见，那就直抒胸臆了。

邹季南一下子站了起来，正色道：“卑职认为，安置敦煌恐怕不妥，卑职实难从命！”

邹季南的话，让在座的所有文武官员都感到震惊。

现在的局面已经非常明了，安置敦煌，是罗邦汉的既定方案。在钟